



蝶变

■谢文建

第一次去贺军家,是去年3月20日。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我来到了三塘镇南铺村贺军家里。映入眼帘的是一栋两层楼的砖瓦房,虽有些破旧,仍可看出当年的豪华。大厅右边是一排旧货柜,杂乱地摆放着一些东西。屋内昏暗潮湿,房门虚掩,与室外春光明媚反差很大。

在与贺军父母的交谈中,我得知这个新帮扶的贫困户户主叫贺诗发,老婆叫罗金凤,女儿外嫁了,全家三口人。罗金凤右手被野毒蜂蛰了,落下右手无力、肌肉僵硬的后遗症,靠常年服药和按摩缓解。

罗金凤得知我是新调整来的帮扶干部,二话没说就抽噎起来:“我死了不要紧,最不放心的是我崽贺军,他怎么办?”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忙问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们簌簌泪下,哭诉着贺军的遭遇,说儿子从小乖巧听话,读书成绩也不错,还考上了县重点高中,买了城镇户口。但天有不测风云,读高三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儿子精神出现了问题,从此哪里也不去,什么事也不做,终日躺在床上,整整十六七年了。

我跟着老贺来到房屋地下室,一团漆黑很是阴森,空气浑浊,异味刺鼻。借着手机微光,我蹑手蹑脚来到床边,只见贺军像一只惊吓的小猫,蜷缩在床里边,脸色惨白、目光呆滞,骨瘦如柴。

我喊了一声他的名字,贺军惊恐得瑟瑟发抖,躲进被里。“你们怎么把崽弄成这样子了?怎么不去治疗?”见此情景,我很是揪心,也很气愤。罗金凤反而责怨道:“你这个干部不知寒知苦,我家为治疗贺军,家底子都搞光了!”

回家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作为一个帮扶干部,我怎么去帮扶这个困难家庭?怎么去治疗户口在“农转非”时买出去了,挂在三塘居委会的贺军?昂贵的医药费怎么去解决?

我首先想到的是县民政局黄局长、谭局长,恳请他们挽救贺军,挽救这个家庭。民政局领导深表同情,立马表态:同意先治疗几个月,看看效果再做决定。

送贺军去医院那天,我联系了三塘镇民政办、洲市派出所等单位的同志来帮忙。因担心贺军暴躁失控,特别是怕他中途跳车,我们准备了了几套预案,但还是建议老贺去安抚劝导,尽量做通思想工作,让他自愿去。

老贺来到儿子的床前说:“贺军,咱们去医院看病,好不好?崽啊听话!”此时,贺军的反应极大地出乎我们意料,他是出奇的平静,没有丝毫挣扎。老贺弯下腰,双手搂起清瘦修长、弱不禁风的贺军走出地下室。阳光下,我清晰地觉察到贺军的眼神已不是第一次那么茫然,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渴望。也许,他呆守黑暗太久,渴望阳光、向往光明。

车上,老贺和民警、民政办的工作人员围坐贺军周围,他非常安分乖巧。我们四目对视,他是那么平静安详,没有丝毫表情,目不斜视,懵懵懂懂。我隐约感悟到了久抑的希冀,相信我们有缘……

一个月后,我和同事去探望贺军治疗情况。老贺搀扶着儿子走了过来,颤颤巍巍地挪着步,看得人心疼。在接待病房里,我说:“老贺啊,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贺军治好,你要有信心,不能自暴自弃,大家都不管,你这个儿子就真的废了。”话音未完,老贺猛地趴在病床上嚎啕大哭。

“你看!贺军也哭了。”同去的张大姐惊喜地说道。此时,我才发现,一直静坐一旁的贺军,眼角竟然也淌下了泪珠。我欣喜万分,一个人能够流泪,说明他有情感,有思维,证明这一个月的治疗已初见成效。

我恳请照顾贺军的黄护士长:“请你一定多费心,一定要治好他!”同去的小杨、冯队为了让贺氏父子在医院生活好一点,特地交了两千元生活费,我给老贺留了四百元零用钱。又过了几个月,民政局谭局长说,贺军恢复很好。我们决定再去看望。老贺搀扶着贺军走了出来,没有费很大力。贺军眼睛可以转动了,脸上也有表情了,简单问话可以点头了。此时,黄护士告诉我,老贺特别节省,一天生活费就是十来块钱,荤菜、鸡蛋等营养品都舍不得买。老贺的节俭让我心酸,营养跟不上,病情怎么好得快?我们又为贺军充了一千元生活费,要求贺军的伙食必须一天一个鸡蛋、一杯牛奶。

接下来,老贺说几个月没有回家了,想回去收割晚稻;说贺军还没有办身份证、没有享受城镇低保等等。我们分别与医生商量,请求代管一段时间,然后与派出所、民政办联络办理相关事宜。

转眼到了2019年,虽然我工作单位换了,但贺军的病情一直让我牵挂。我好几次想去看望都没有成行,但贺军一个月比一个月好转的消息不时传到我耳朵里。

端午节前夕,我与扶贫办的几个工作人员去看贺军。由于事先有联系,刚进病室过道,我们就看到贺军脸上挂着微笑迎面走来。虽然他的脚步有些迟缓,但是很坚定,精神明显饱满,与我们第一次见到的情形是天壤之别。

我欣喜若狂,一把抱住贺军问道:“你认得我吗?”“认得。”贺军有点羞涩地笑着回应。聊天时,我要贺军握我的手,要他用力、再用力,明显感觉他的手很有劲了,不再是手无缚鸡之力。我从手机里翻出了去年送他来医院和治疗几个月的照片给他看,问他记得不,他说记不太清。贺军看着既熟悉又陌生的自己,总是笑着,笑容是那么纯真、那么开心。

为了检测他的智力,我试探着问:你老家是哪个乡镇哪个村的,知道不?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你是哪一年出生的?自己可以洗澡,可以上厕所了不?贺军对答如流。我非常激动,拿出笔要他写出来。没想到,他工整地在白纸上写着,没有差错,字迹还很清秀。

在我们闲聊时,几个病友凑过来说:“你们不知道吧?贺军的三打哈水平蛮高呢,赢了我们好多钱。”听着他们的调侃,我心里乐开了花。贺军有朋友了,能打扑克牌了,能与病友沟通了,我能不开心吗?我开贺军玩笑:“一定要好好治疗,康复出院后,要讨老婆,生满崽,到时记得请我喝酒哦!”

贺军听完后,腼腆地笑了,这是发自内心的欢笑,是经历痛苦后,战胜病魔的舒心。透过贺军的笑容,我仿佛看到了他回归正常生活,走向美好幸福的希望……



时光密码（组诗）

■唐娟

雪

难得一见的大雪
翩翩降临。在南方的
这座城市

摊开手心盼它停驻
它却顽皮的附在我的发丝

此刻，该叫上我的那个他
这样。我俩就能一起
白了头

我想与时光谈笔交易

如果春天可以停驻
我想在你的岁月里，补上我的影子
有你的处处，处处有我

我想与时光谈笔交易
你的，慢一点
我的，快一点
这样，我们就能更近一点

茧

照养的蚕结成了茧
我教她成语:作茧自缚

她摇摇头。说:妈妈
我不喜欢作茧自缚。我也知道
一个成语，叫破茧成蝶

孩子，其实妈妈也不喜欢
作茧自缚。只是，妈妈
也不知道怎样破茧成蝶

婚礼现场

眼泪是幸福的
呐喊是幸福的
语无伦次是幸福的
手足无措是幸福的

所有的人都可以作证
缠绵久久的吻
散发着圣洁的光芒

向往

我向往恣意逐梦的人
像向往另一个自己

哪怕只是在逐梦人的身上
寻到一点共鸣的影子
也会为成全了另一个自己
而感动不已

拂晓之前

周围依旧是黑暗的主场
但我知道，黎明
就等在不远的前方

脚下的路
只要一点微光
就能照亮

红酒

隔着高脚杯在手心荡漾
带着令人无法抗拒的味道

当内心的某一处
又开始有撕裂的感觉
那裂痕里面渗出的东西
像极了被咽下的液体

它激进地在我的身上找寻突破口
最终，从眼眶奔涌而出

秘密

我心中的乌托邦
住进了一个你

这是一个秘密
不能让别人知道

包括你

忧伤的兔子

书桌上的流氓兔
脸上写满忧伤
而眼睛里
看不到哀愁

我在它的对面
却不知不觉
被它看透了

孤独患者

夜。已深
任谁也不要来打扰

患者安静的心
要好好的，去想一个人的样子
然后，在脑海起笔

夜。越深
一笔一笔。描得越精细
轮廓越分明